

祝福所有看好和不被看好的恋情

完



沈星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明星传记

资深美人成功嫁入豪门

在香港,有几个资深美人,好像在念书的时候,她们就很有名。直到现在,许多年过去了,说来说去,还是她们几个的名字。当然,这些年,一直也有各种各样的评选,不断有新晋美人推出。有时候有些女孩子也一时风头无两,但只论美丽,平心静气地想一想,似乎没有人能美得过她们。仅仅是数十年来如一日这一点,就让人望尘莫及。

这两天,香港媒体频频提到的这一位,我印象里好像没有很近距离地见过,她只是在各种各样的画面里出现,不过这样一来,倒有了很大的想象空间。

她有多美呢?举个例子吧,刚来香港的时候,常常在车后座和司机聊天,他们对那个圈子里的各种新闻了如指掌,说起的时候,还会摆出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。

有时车子停在大大的广告牌下,各种霓虹灯上的美女,各个风姿绰约,娇艳欲滴。好美啊,我感叹。人家司机头也不回地说,有什么好看。一个一个逐个批评,煞得仿佛在做自家亲戚。

这回轮到我好奇,那你觉得谁美?司机沉吟片刻,说出了她的名字。看来还是她好看,司机感慨。不过要论可爱嘛,他又报出了一些名字。都有谁我已经不太记得了,只记得那个挑剔的司机,讲到她的美时,那种十分肯定的口气。

后来,再看到她的消息,便留意了。确实很标准的美,五官几乎无可挑剔。从当年到现在,城中名流也都爱她,纠缠葛葛,拳拳扯扯,被卷入话题中心好像也不应怨她,要怪只怪那些成了器的男人明明有了家室,却还偏偏心甘情愿愿拜倒在她裙裾下。在报纸上

一掷千金买下全版,只写一句爱的告白,为博美人一笑的不是传说,而是只属于她的故事。

不过,任凭口舌是非风云,佳人如昔,也是笑意盈盈。做个有人敬没人爱的女子,有什么意思。

前不久佳人成功嫁入豪门,在豪宅的露台上,携如意郎君给数十家媒体照相,镁光灯下佳人做出V形手势,告诉大家,她赢了。管他讲金还是讲心,你情我愿歌舞升平。

她照样艳压群芳

她的美又是另一种。繁花似锦的气质,举手投足猫般慵懒矜贵,很是心安理得。也许是父辈就是当年香江很有名的美男子的缘故,方有她倾城颜色。

美人前些天在某个电影节上,随口将电影的名字讲颠倒,变成“四个葬礼一个婚礼”,但真的没人计较,甚至觉得这是专门为她设计的迷人小错误。美人随即改口抱歉地笑笑,台下众生即刻倾倒。

大美人喜欢小男生,时时有高大帅气男友伴其左右,借她的名气沾她的光,而她却不以为忤。反正不打算厮守终生,又何必勉强自己。在乎才还是财,看中的是身体还是心灵,有什么关系。也不见得谁比谁就高明。

美人最近好像渐渐淡出江湖,偶尔亮相,也是惊鸿一瞥。年纪如她还有这般矜矜约约姿色,99%的女人望尘莫及。

她是苏州绝色美女,没听过她讲吴依软语,倒觉得她的眉眼里有隐隐的江湖气。电影里她演黑道大哥的女人,生活里也是数道劫数。好在她的男人,几经大风雨也始终与她十指紧扣。

花开到极致,总觉得转眼就要憔悴,但她不动声色,数度返场,

烈火烹油,照样艳压群芳。已经跌到过谷底,再没有什么好怕的。比很多男人聪明比大多数女人美。她这样的人,便可以称为,尤物。

去年,终于和身边的男人完成数十年的爱情马拉松,在不丹完成世纪婚礼,一切顺遂她愿。最近被问及生日愿望,她说,希望能变得更智慧,更宽容。祝福她和她的婚姻,来之不易,好好珍惜。

许美静的歌让人想流泪

许美静是我喜欢的歌手,就算很久没有她的消息,但还是常常听她的歌,许多年下来,也感觉成了亲近的朋友。

这些天再听,歌声还是淡淡,唱歌的女孩子依旧还是个性独立又温婉,而听的人却有了想流泪的感觉。

初听到她的消息,只是不信,以为哪家无聊媒体又拿久没露面的艺人说事儿,再后来,隐隐的不安变成了真实。

关于那个圈子里传出的事情,通常也只是会惊讶,感慨,还有一点不置可否的态度。但有时例外,会真的心痛难过。比如,那年那个飞蛾扑火的绝美男人坠落的瞬间,又比如,今天被指为痴狂的她。

他们都是我不熟悉不了解没有接触过的人,只是在很多场合,远远地看着。不快乐的人,会散发出一种悲伤的味道,就算隔得很远也可以嗅到。

会有多绝望呢,才会有勇气,不顾一切地放下尊严,舍弃身体。

那些美丽迷人又脆弱的感情间有隐隐的江湖气。电影里她演黑道大哥的女人,生活里也是数道劫数。好在她的男人,几经大风雨也始终与她十指紧扣。

她以为他是赖以生存的空气,难以自拔。而他却只当她是

个生命的过客,沉重的负累。也许真的曾经快乐过吧,也许那个冷酷懦弱的男人付出的感情里也有那么一点点真心。尝到了刹那间快乐暧昧的甜,要拿什么去交换呢?永远的不快乐吗?地久天长还是转眼烟消云散?

没有诺言的爱情,不知对错,真假难分,最爱的人总是可以轻易伤得我们最深。稍不留心就坠入深渊。

在悲伤的时候,杜拉斯说,她会用整个身体,全部的生命来哭泣。被苦涩泪水反复浸泡过的心会变得硬一点么。如果伤口不能愈合结痂,就让它慢慢风干吧。

她还在一遍遍地唱那个男人帮她写的歌,“莫非你尝尽了苦悲,才懂真情可贵……”

演艺圈,竟然有不戒备的眼神

对于我们节目里说到周迅和她的爱情,最有感触的部分,不是她提到他时娇憨和幸福的表情,而是一句香港媒体对她的评价,“敢爱也敢认”。

人家问她什么是幸运,她说:“每天醒来,最爱的人在枕边,就是幸运。”

爱和承诺,像指环和花朵。看见她我才相信,原来,生活里也有像歌词一样美的爱情。

今天我收到一件礼物,收到礼物总是让人快乐的事情。更何况,这个礼物来自他的一个小小的承诺。

我们常常随随便便地答应一些事情,再轻易地忘掉。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得到了一个许诺,等了许多,也没有兑现,最后反而会觉得自己这样着急在意显得有点荒唐可笑。

那些付出的和得到的承诺,有些是很重要的事情,但太重要,人家随口说的,最好就只是

听听而已。有些应允呢,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,由于每天也会许下和收到,所以过后不了了之,也可以搪塞过去,忘了就忘了,很容易原谅彼此。

对于任何形式的承诺,一般来说,听过之后最好别往心里去。特别是和感情有关的,如果还非要个说法,不停追问“你明明说过……”“你答应过我……”或者是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”之类的话,那是幼稚小孩才会做的事情。

讲了这样多是想说,今天收到的礼物,让人很惊喜,因为来自明明不用兑现的承诺。那是在一间很美妙的意大利餐厅,店内装饰二十五载如一日,浓郁的意大利风味,古老的暗色地砖,褐黄色的灯光,有一种奇异的优美气氛,让人放松。

那天晚餐我们点的是传统的菜式,头盘是意大利火腿配蜜瓜,腌制成金黄色的薄片马铃薯与几乎原味的,十分新鲜弹牙的小八爪鱼。

这里的大厨据说来自意大利北部著名的风景湖区 Lago Maggiore,湖区春天繁花盛放,香气熏人。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让厨师的嗅觉特别敏锐严谨,心里却浪漫富于想像力。

这里的小龙虾蚬肉意粉,是招牌菜,点此菜式会获赠一个美丽瓷盘,也是这家餐厅加入美食联盟的资质证明。白酒辛辣却甘甜,叫了一小杯,试过之后我赞不绝口。他说:这样喜欢,下次送你一瓶。我自然是微笑答谢但并不当真,结果今天真的收到一瓶。惊讶感激之余,更对这位并不十分熟络的朋友的诚恳,很是欣赏。小小承诺,即日实现,这也会是我的原则,承诺不兑现不如沉默。

在病危的奶奶面前,方宇和小样简单结了婚

14



高璇任宝茹著
花山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热门影视

周晋被麦冬捅了一刀

周晋按约定时间、地点,拉着杨丽红,驾车开往郊区,驶进树林深处,下车四下搜寻,突然听见一阵沙沙声,扭头一看——麦冬以匕首抵住青楚脖子。车门响,麦冬望去——杨丽红跳下车,走向自己,一切正常、毫无被胁迫之意,他迷惑了,“丽红你不是被绑架了吗?原来你和他合起伙来逛我?周晋你说什么,我也不会再信你,你他妈的就是一条深不可测的变色龙,连我媳妇都能背叛我,我还敢信什么?”他情绪失控,挥舞匕首,锋刃在青楚颈间神经质地跳跃,“你最在乎青楚吗?我总算捏住你七寸了,你让我难受10年,其他的我做不到了,让你下半辈子也受受折磨、难受难受,我还力所能及,不费吹灰之力。”

说着他就要付诸实施,千钧一发之际,周晋大步走向麦冬,咄咄逼人,一往无前,无畏无惧伸出手,抢夺匕首,麦冬扬手一划,周晋手掌绽开一道血痕,全然不顾伤口,“一线之间,这边生,那边死,因为年轻,我们犯过错误,但只要不放弃改正、补救,就永远不会失去救赎自己的机会!”麦冬把青楚往周晋怀里一推,缴械投降:“我认了!”

然而如果能轻易放下屠刀,立地成佛,仇恨就不再是仇恨,10年的块垒不平横亘在胸口,沟壑难填。周晋正护着青楚上车,身后杨丽红撕心裂肺一声尖叫,转身望去,扑鼻,匕首整个没人他腹腔!非要有这一刀,麦冬才能摆脱过去,从此释然。周晋捂住腹部,控制不住自己,倚靠住车门往下瘫倒;青楚从身后抱住他,手忙脚乱,魂飞魄散。周晋刀伤创口很深,造成腹

膜脾脏损伤,失血过多,被推进急救室抢救,趁片刻清醒,他交待青楚:“别让任何人知道我的情况。”青楚心脏抽紧,头脑成串疑窦迎刃而解。周晋对伤害既往不咎,既往不咎背后意味着无限宽容,无限宽容背后是什么?水落石出的,是无限负疚。青楚寻找不受惊扰的角落,迫不及待要处理一下情绪。楼梯间空无一人,面对墙壁,她放任自己失声痛哭,无法自抑。爱情刚穿越死亡,却面临生离,这是怎样的悲哀?10年长篇谜语,谜底揭晓,恩怨有了结局,尘埃还没落定,周晋首先裁决的是自己,然后是和青楚的爱情。他迫切等待康复,等能走出病房,就是他裁决自己的时刻。

欢乐短暂,终须离别,方宇走得依依不舍,小样追出病房,最后一次抱住方宇,他没法抱,没法抚摸,只能在她耳边轻声说:“爱你,老婆。”“我喜欢这职称。”当晚方奶奶病情恶化,抢救无效,撒手人寰。小样分外孤独,从此在情感上要孤军奋战。周晋刚能直起身就交待青楚:“给杨丽红打电话,我有话对你说。”杨丽红一刻不耽误赶来。周晋对她说:“给麦冬捎个话:我还是决定不报警,什么时候赎罪都不晚,面对比逃避更能拯救自己、拯救爱人。那句话还陪你:什么时候决定去公安局,我陪你一起去。”青楚泪光闪烁,她知道这是周晋给麦冬最好的判决,但同时,她也预感到这不是句号,事情远远没终结,他终究会给自己一个裁决。几天后,周晋接到分局刑警队电话:麦冬主动归案自首,供认的犯罪事实与周晋说法一致,刻不容缓,周晋执拗前往分局刑警队,完成证明麦冬中止犯罪的证词。像万里长征抵达终点,他灵魂得以释放,做完所有铺垫,就画上最后句号。

方宇和小样举办简单婚礼

即使把自己变成在四边形的里,小样人也胜不了天,她单薄胳膊膀不过现实粗出的大腿,方奶奶病情每况愈下。方宇获准出狱,在狱警押解下前往医院探视,来到病床前,老太太像有心灵感应,一下醒了:“终于把你盼来了,奶奶这辈子没什么放不下,唯一没了的心愿,就是不能亲眼看到你俩结婚,小样成为咱方家孙媳妇。”小样脑子一热,决定挥别单身:“奶奶,我俩现在就当着你的面把婚结了。”

接下来是操作问题,方宇一筹莫展问小样:“怎么结呀?”小样茫然摇头:“我没结过。”两人义无反顾投入婚姻,却不知道怎么个投法。高齐摊开掌心,上面托两个彩纸编的指环,方宇,小样笑纳大礼,一人拿起一个纸环往腹部,控制不住自己,倚靠住车门往下瘫倒;青楚从身后抱住他,手忙脚乱,魂飞魄散。周晋刀伤创口很深,造成腹

问:“愿意!我不漂亮、会点京剧护理、才会速记、连累你背一身债、还为我犯错,可你愿意娶我吗?”“愿意!”他们为对方套上纸环,高齐宣布:“在场没人反对你俩结合,批准结婚!”两人转而对奶奶报喜:“奶奶,我俩是已婚人士了。”

欢乐短暂,终须离别,方宇走得依依不舍,小样追出病房,最后一次抱住方宇,他没法抱,没法抚摸,只能在她耳边轻声说:“爱你,老婆。”“我喜欢这职称。”当晚方奶奶病情恶化,抢救无效,撒手人寰。小样分外孤独,从此在情感上要孤军奋战。

周晋刚能直起身就交待青楚:“给杨丽红打电话,我有话对你说。”杨丽红一刻不耽误赶来。周晋对她说:“给麦冬捎个话:我还是决定不报警,什么时候赎罪都不晚,面对比逃避更能拯救自己、拯救爱人。那句话还陪你:什么时候决定去公安局,我陪你一起去。”青楚泪光闪烁,她知道这是周晋给麦冬最好的判决,但同时,她也预感到这不是句号,事情远远没终结,他终究会给自己一个裁决。几天后,周晋接到分局刑警队电话:麦冬主动归案自首,供认的犯罪事实与周晋说法一致,刻不容缓,周晋执拗前往分局刑警队,完成证明麦冬中止犯罪的证词。像万里长征抵达终点,他灵魂得以释放,做完所有铺垫,就画上最后句号。

杨杉找方宇谈话

处理完方奶奶后事,杨杉等到亲自出马的良机。方宇来到会见室,意外发现来人不是小样,是杨杉:“阿姨您过来肯定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吧?”

“方宇,你为责任背一身债,又被拖累到这一步,一想到

这些,我都觉得对你不忍心,你是个好孩子,但是何苦?不苦吗?你心里最清楚什么滋味儿。以后你和小样继续在一起的话,责任就没完没了,你可能永远实现不了理想,永远都喘不过气,那样你会不会觉得悲哀?会不会觉得为爱情付出的代价太大?”

会不会?方宇不敢说不会,他掂量过现实的重量。

“小样口口声声有勇气对抗现实,捍卫爱情,其实她不知道现实力量有多大。如果我失去长辈的理智,接受你们在一起,可能你和小样会获得一时幸福,但日复一日的生活压力会让你难以承受,当压力重到有一天连爱情都没办法与它抗衡时,你们会疲惫不堪,感情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,万一走到那一步,就是爱情最大的悲哀。”

方宇心脏被撞击,因为杨杉每句话都是真理。“阿姨,我明白您说的话,知道怎么做了。我和您一样,就是希望小样幸福。”

杨杉不知道未来方宇如何兑现自己的誓言,但她真切感受到他百分之两百的诚挚,为此心生感动。小样一如既往来探监,一如既往渴望得到有限的欢乐,然而这次不同。“样儿,还有最后一件事,求你帮忙。”

“最后一件?你以后不求我了?”

“真是最后一件,你帮我把奶奶的房子卖了。我还欠周晋20万,奶奶的房子能卖三十万,拿到钱后你替我还了,那样我就无牵无挂了。下面我要说的,是一个特别严肃的话题。我建议你往后从现实角度替自己铺垫垫后路,下次一下感情重心。”

“铺垫后路?什么意思?我听不懂。”

“我的意思就是——以后

你别来看我了。”

“凭什么?我脑子被你弄乱了。”

“咱俩分手,到此为止!”小样猝不及防,大眼瞪小眼,一激灵回过神来:“为什么?给我个理由先!”

“我将来出去怎么说都是有前科的人,未来一片迷茫,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……”

“没关系,咱们两人,四条腿有两条齐全,咱俩就能站住!”“你何必被我拉下水?好好一奔小康的白领,为什么非要每天帮我洗蓝领?”

“那你给我指条明路?”

“你身边不就有金领吗?落差不合适,我不该拦着你弃暗投明。”

小样突然拍案而起:“说什么鬼话呢你?咱俩结婚了!”

“那是为安慰奶奶,不算数。”

“谁说不算?我说算!”

“法律不承认……”

小样把胸口拍得咚咚作响:“我心里!戒指在我手上,你想反悔?没门儿!”

“小样,咱俩不是小孩,恋爱结婚也不是过家家,面对现实,谁有底气抱着爱,空谈情?我一直想和现实掰手腕,看看最后到底谁服谁?我选择承担责任、坚守爱情,但在这个过程中,我发现承担和坚守做起来是那么、那么难,现实劲儿太大,我掰不过它,累了,想认输了,行吗?”

“回答你两个字:放屁!我长这么大没什么事做得好,就一样我擅长:坚持!别人是撞南墙才回头,我撞了也不回,我要把墙撞倒,迈过去!下回探视我按时来,你要不老老实实在这扇玻璃窗后面等着,我就——”手一劈,斩首,然后扬长而去。